

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嚀焉敢過辭

詞曰：

關雎君子，桃夭淑女，夫豈不風流？花自生憐，柳應溺愛，定抱好衾禡。誰知妾俠郎心烈，不要到溫柔。寢名食教，吞風吐化，別自造河洲。

——右調《少年遊》

話說水尚書還到家中，看見冰心小姐比前長成，更加秀美，十分歡喜，因說道：「你為父的，前邊歷過了多少風霜險阻，也不甚愁；今蒙聖恩，受這些榮華富貴，也不甚喜。但見你如此長成，又平安無恙，我心甚慰；又為你擇了一個佳婿，我心甚快。」冰心小姐聽見父親說，為他擇了一個佳婿，因心有保奏影子，就有幾分疑心是鐵公子，因說道：「爹爹年近耳順，母親又早謝世，又不曾生得哥哥兄弟，膝下祇有孩兒一人，已愧不能承繼宗祀，難道還不朝夕侍奉爹爹？怎麼說起擇婿，教孩身兒心痛。孩兒雖不孝，斷不忍捨爹爹遠去。」

水尚書笑道：「這也難說，任是至孝，也沒個女兒守父母不嫁之理。若是個平常之婿，我也要來家與你商量；祇因此婿少年風流不必言，才華俊秀不必言，俠烈義氣不必言，祇他那一雙識英雄的明眼，不怕人的大膽，敢擔當的硬骨，能言語的妙舌，真令人愛殺。我故自做主意，將他許嫁於他。」冰心小姐聽見說話，漸漸知了，因虛劈一句道：「爹爹論人則然，祇怕論禮則又不然也。」

水尚書雖與鐵都院成了婚姻之約，卻因鐵公子前番說話不明，叫他歸詢自知。今見女兒又說恐禮不然，恰恰合著，正要問明，因直說道：「我兒，你道此婿是誰？就是鐵都堂的長公子鐵中玉也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是別人，還要女兒苦辭；若說是鐵公子，便不消孩兒苦辭，自然不可。就是女兒以為可，鐵公子亦必以為不可。何也？於婚姻之禮有礙也。雖空費了爹爹一番盛心，卻免了孩兒一番逆命之罪。」水尚書聽了，著驚道：「這鐵公子既未以琴心相逗，你又不涉多露行藏，力何於婚姻之禮有礙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爹爹不知，有個緣故。」

遂將過公子要娶他，叔叔要攛掇嫁他，並假報喜，搶劫到縣堂，虧鐵公子撞見，救了回來，及鐵公子被他謀害幾死，孩兒不忍，悄悄的移回養好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孩兒聞男女授受不親，豈有相見草草如此，彼此互相救援又如此，此乃義俠之舉，感恩知己則有之，若再議婚姻，恐不可如是之苟且也，豈非有礙？」水尚書聽了，更加歡喜，道：「原來有許多委曲，怪道鐵公子前日說話模模糊糊！我兒，你隨機應變，遠害全身，真女子中所少，愈令人可愛。這鐵公子見義敢為，全無沾滯，要算個奇男子，愈令人可敬。由此看來，這鐵公子非你，也無人配得他來，你非鐵公子也無人配得你過，真是天生美對！況那些患難小嫌，正是男女大節，揆之婚姻嘉禮，不獨無礙，實且有光。我兒不消多慮，聽我為之，斷然不差。」正是：

女之所避，父之所貪。

貪避雖異，愛慕一般。

按下水尚書父女議婚，不題。卻說過公子自成奇回來，報知水尚書不允之事，恨如切骨；後見父親上本請斬，甚是快活；又聞得被鐵公子救了侯孝成功，轉陞了尚書，愈加憤恨；後又聞水尚書與鐵都院結了親，一發氣得發昏。因與成奇苦苦推求道：「我為水小姐不知費了多少心力，卻被這鐵家小畜生沖破救了去。前日指望騙他來，打一頓出出氣，不料轉被他打個不堪。大家告他，又被他先立了案，轉討個沒趣。這還是我們去尋他惹出來的，也還氣得過。祇是這水小姐的親事，我不成也還罷了，怎因我之事，到被他討了趣去？今日竟安安穩穩，一毫不費氣力，議成親事，我就拚死，也要與他做一場！兄須為我設個妙計。」

成奇道：「前日水小姐獨自居處，尚奈何他不得，今水居一又陞了尚書回來，一發難算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陞了尚書，須管我不著！」成奇道：「管是管不著，祇是要與他作對頭，終須費力。」過公子道：「終不能因費力就罷了？」成奇道：「就是不罷，也難明做，祇好暗暗設計，打破他的親事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得能打破他親事，我便心滿意足了。且請問計將安在？」成奇道：「我想他大官宦人家，名節最重，祇消將鐵公子在他家養病之事，說得不乾不淨，四下傳開來，再央人說到他耳邊裏，他怕醜，或者開交，也未可知。他若聽了，全不動意，到急時拚著央一個相好的言官，參他一本，他也自然罷了。」

過公子聽了，方歡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我明日就去見府、縣官，散起謠言。」成奇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那府、縣都是明知此事的，你去散謠言，不但他不信，祇怕還要替他分辨哩！我聞得府尊不久要去，縣官又行陞了，也不久要去。等他們舊官去了，候新官來，不曉得前邊詳細，公子去污辱他一場，便自然信了。府、縣信了，倘央人參論，便有指實了。」過公子聽了，歡喜道：「我兒怎算得如此精盡，真孔明復生也！」成奇道：「不敢欺公子，若不恥下問，還有妙於此者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此是兄騙我，我不信更有妙於此者。」

成奇道：「怎的沒有？前日我在京中，見老爺與大夫侯往來甚密，又聞得大夫侯被鐵中玉，在他養閑堂搜了他的愛妾去，又奏知朝廷，對他幽閉三年，恨這鐵中玉刺骨。又聞得這大夫侯因幽閉三年，尚未曾生子，又聞他夫人又新死了。公子可稟知老爺，要老爺寫書一封，通知他水小姐之美，再說明是鐵中玉定下的，教大夫侯用些勢力求娶了去，一可得此美妾，二可泄鐵公子之恨，他自然歡喜去做。他若圖成，我們不消費力，豈非妙計？」過公子聽了，祇歡喜得打跌。成奇道：「公子且莫歡喜，還有一妙計，率性捉弄他一番，與公子歡喜罷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既蒙相為，一發要請教了。」成奇道：「我在京中，又聞得仇太監與老爺相好，又聞得這仇太監有一個侄女，生得卻頗醜陋，還未嫁人，何不一發求老爺一封書，總承了鐵中玉，也可算我儘將恩報了。」

過公子聽了，連聲贊妙，道：「此計尤妙，便可先行。要老爺寫書不難，祇是又要勞兄一行。」成奇道：「公子之事，安敢辭勞。」正是：

好事不容君子做，陰謀偏是小人多。

世情叵測真無法，人事如斯可奈何！

按下過公子與成奇，謀寫書進京，不題。卻說鐵公子在西山讀書，待到秋闈，真是才高如拾芥，輕輕巧巧中了一名舉人；待到春闈，又輕輕巧巧，中了一名進士，殿試二甲，即選了庶吉士。因前保薦侯孝有功，不受待詔，今加一級。陸敬編修，十分完備。此稿

鐵中玉已是二十二歲，鐵都院急急要與他完婚，說起水小姐來，祇是長嘆推辭，欲要另覓，卻又別無中意之人。恰好水尚書一年假滿，遭行人催促還朝，鐵都院聞知，因寫信與水尚書，要他連小姐都攜進京，以便結親。

水尚書正有此意，因與冰心小姐商量道：「我蒙聖恩欽召，此番進京，不知何時方得回家。你一個及笄的孤女，留在家中殊為不便，莫若隨我進京，朝夕寂寞，也可消遣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孩兒也是如此想，若祇管丟在家中，要生孩兒何用？去是願隨爹爹去，祇有一事，先要稟明爹爹。」水尚書道：「你有何事？不妨明說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到京中，倘有人議鐵公子親事，孩兒卻萬萬不能從命！」水尚書聽了，大笑道：「我兒這等多慮，且到京中看機緣，再行區處。但家中託誰照管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總其大綱，其餘詳細，令水用夫妻掌管，可也。」水尚書一一聽了，因將家業托與水運並水用夫妻，竟領了冰心小姐，一同進京而去。正是：

父命隱未出，女心已先知。
有如春欲至，梅發向南枝。

不月餘，水尚書已到京師，原有田宅居住，見過朝廷，各官俱來拜望。鐵都院自拜過，就叫鐵中玉來拜。鐵中玉感水尚書是個知己，又有水小姐一脈，也就忙來拜過，但稱晚生，卻不認門婿。水尚書見鐵中玉此時已是翰林，又人物風流，十分歡喜，相見加禮款接。每每暗想道：「這鐵翰林與我女兒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可稱佳婦佳兒。但他父親前次已曾行過定禮，難道他不知道？為何拜我的名帖竟不寫門婿？窺他的意思，實與女兒的意思一般，明日做親的時節，祇怕還要費周旋。又想到：「我與鐵都堂父母之命已定了，怕他不從！且從容些時，自然妥貼。」

過了些時，忽一個親信的堂吏，暗暗來稟道：「小的有一親眷，是大夫侯的門客，說大夫侯的夫人死了，又未曾生子，近日有人寄書與他，盛稱老爺的小姐賢美多才，叫他上本求娶。這大夫侯猶恐未真，因叫門客訪問。這門客因知小的是老爺的堂吏，故暗暗來問小的。」水尚書聽了，因問道：「你怎生樣回他？」堂吏道：「小的回他道：『老爺的小姐已久定與新中的翰林鐵爺了。』」他又問：「『可曾做親？』」小的回他道：「親尚未做。」他遂去了。有此一段情由，小的不敢不報知老爺。」水尚書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他若再來問你，你可說做親祇在早晚了。」堂吏應諾而去。

水尚書因想道：「這大夫侯是個酒色之徒，為搶劫女子，幽閉了三年，今不思改悔，又欲胡為。就是請旨自來求親，我已受過人聘，怕是不怕他，祇是又要多一番唇舌，又要結一個冤家。莫若與鐵親家說明此意，早早結了親，便省得與他爭論了。」又想到：「此事與鐵親家說倒容易，祇怕與女兒說倒有些為難。」因走到冰心小姐房中，對他說道：「我兒，這鐵公子姻事，不是為父苦苦來逼你，祇因早做一日親，早免一日是非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不做親，有甚麼是非？」水尚書就將堂吏之言，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你若不與鐵翰林早早的結了親，祇管分青紅皂白，苦苦推辭，明日大夫侯訪知了，他與內臣相好的多，倘若在內裏弄出手腳來，那時再分辯便難了，不可十分任性。」

冰心小姐道：「不是孩兒任性，禮如此也。方纔堂吏說是有人寄書與大夫侯，爹爹，不知這寄書與大夫侯，叫他上本娶我的是誰？」水尚書道：「這事我怎得知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孩兒倒得知在此。」水尚書道：「你知是誰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孩兒知是過學士。」水尚書道：「你怎知是他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久聞這大夫侯溺情酒色，是個匪人；又見這過學士助子邪謀，亦是匪人。以匪比匪，自然相合。況過學士前番為子求娶孩兒，爹爹不允，一恨也；後面請斬爹爹，聖上反召回陞官，二恨也；今又聞爹爹將孩兒許與鐵家，愈觸其怒，三恨也。有此三恨，故聳動大夫侯與孩兒為難也。若不是他，再有何人？」水尚書道：「據你想來，一毫不差，但他既下此毒手，我們也須防備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大夫侯若不來尋孩兒，便是他大造化；他若果信讒上本求親，孩兒有本事代爹爹也上一本，叫他將從前做過事，一齊翻出來。」水尚書道：「我兒雖如此說，然冤家可解不可結，莫若祇早早的做了親，使他空費一番心機，強似撻之於市。」

父女正商量未了，忽報鐵都院差人請老爺過去，有事相商。水尚書也正要見鐵都院，因見來請，遂不扮職事，竟騎了一匹馬，悄悄來會鐵都院。鐵都院接著，邀入後堂，叱退衙役，握手低低說道：「今日我學生退朝，剛出東華門，忽撞見仇太監，一把扯住，說他有一個侄女兒，要與小兒結親。我學生即一口就回他已曾聘了，他就問聘的是誰家，我學生怕他歪纏，祇得直說出是親翁令愛。他因說道：『又不曾做親事，單單受聘，也還辭得，容再遣媒奉求。』我想這個仇太監，他又不明道理，祇倚著內中勢力，往往胡為。若但以口舌與他相爭，甚是費力，況我學生與親翁，絲蘿已結，何不兩下講明，早早諧了秦晉，也可免許多是非耳。」水尚書道：「原來親翁也受此累。我學生也正受此累。」遂將堂吏傳說大夫侯要請旨求親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鐵都院道：「既是彼此俱受此累，一發該乘他未發，早做了親，莫說他生不得風波，就是請了聖旨下來，也無用了。」

水尚書道：「早做親固好，祇是小女任性，因前受過公子之害時，曾接令郎養病，一番嫌疑於心，祇是不安，屢屢推辭。恐倉卒中不肯就出門。」鐵都院道：「原來令愛與小兒性情一般堅貞，小兒亦為此嫌，終日推三阻四。卻怎生區處？」水尚書道：「我想他二人才美非常，非不愛慕而願結絲蘿。所以推辭者，避養病之嫌疑也；所以避嫌者，恐傷名教耳。惟其避嫌疑，恐傷名教耳，此君子所以為君子，而淑女所以為淑女，則父母國人之所重也。若平居無事，便從容些時，慢慢勸他結親，未為不可。但恨添此大夫侯與仇太監之事，從中夾吵，卻從容不得了。祇得煩老親翁與我學生，各回去勸諭二人，從權成此好事，便可免後來許多唇舌。令郎與小女，他二人雖說倔強，以理論人，未必不從。」鐵都院道：「老親翁所論最為有理，祇得如此施行。」二人議定，水尚書別了回家。正是：

花難並蒂月難圓，野蔓閑藤苦苦纏。
須是兩心無愧怍，始成名教好姻緣。

鐵都院送了水尚書出門，因差人尋了鐵翰林回家，與他商量道：「我為仇太監之言，正思量要完親事，故請了水先生來計議。不期大夫侯死了夫人，有人傳說，他要來續娶水小姐。水先生急了，正來尋我，也願早早完婚。兩家俱如此想，想是姻緣到了，萬萬不可再緩。我兒你斷不可仍執前議，擾我之心。」鐵中玉道：「父親之命，孩兒焉敢不遵？但古聖賢於義之所在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，孩兒何獨不然？奈何因此蜂蠆小毒，便匆匆草草，以亂其素心？若說仇太監之事，此不過為過公子播弄耳，焉能洩我哉！」鐵都院道：「你縱能駕馭，亦當為水小姐解紛。」鐵中玉道：「倘大人必欲如此周旋，須明與水尚書言過，外面但可揚言結親，以絕覬覦之念，而內實避嫌，不敢親枕與衾也。」鐵都院聽了，暗想道：「既揚言做親，則名分定矣，內中之事，且自由他。」因說道：「你所說倒也兩全，祇得依你。」遂令人揀選吉期要結親。

到了次日，忽水尚書寫了一封書來，鐵都院拆開一看，祇見上寫著：

所議之事，歸諱小女，以為必從。不期小女秉性至烈，祇欲避嫌，全不畏禍。今再三苦訓，方許名結絲蘿以行權，而實虛合巹以守正。弟思絲蘿既已定名，則合巹終難謝絕矣。祇得且聽之，以圖其漸。不識親翁以為然否？特以請命，幸亦之教之。不盡。

弟名正具

鐵都院看了，暗喜道：「真是天生一對！得此淑女，可謂家門有幸，亦於名教有光矣。但祇是迎娶回來，若不合巹，又要動人議論。莫若竟去做親，閨閣內事，合巹不合巹，便無人知覺矣。」因寫書將此意回覆水尚書。水尚書見說來就親，免得女兒要嫁出，愈加歡喜。

兩人同議定，擇了一個大吉之日，因要張揚，使人知道，便請了許多在朝顯官來喫喜筵。到了這日，大吹大擂，十分熱鬧。到了黃昏，鐵都院打了都察院的執事，鐵中玉打著翰林院的執事，同穿了吉服，坐了大轎，徑到水尚書家來就親。到了門前，水尚書迎入前廳，與眾賓朋親戚相見。相見過，遂留鐵都院在前廳筵宴，就送鐵中玉入後廳，與冰心小姐結親。鐵中玉到了後廳，天色已晚了，滿庭上垂下珠簾，祇見燈燭輝煌，有如白晝。庭旁兩廂房藏著樂人在內，暗暗奏樂。廳上分東西，對設著兩席酒筵。廳下左右鋪著兩條紅氈。許多侍妾早已擁簇著冰心小姐立在廳右。見鐵中玉到簾，兩個侍妾忙扯開簾子，請鐵中玉進去。

冰心小姐見鐵中玉進來，他毫不帶女兒羞澀之態，竟喜孜孜迎接著，說道：「向蒙君子鴻恩高義，銘刻於心。祇道今生不能致謝，不料天心若有意垂憐，父命忽無心遂願，今得少陳知感，誠厚幸也。請上客受賤妾一拜。」鐵中玉在縣堂看見冰心小姐時，雖說美麗，卻穿的是淺淡衣服，今日卻金裝玉裹，打扮得與天仙相似，一見了祇覺神魂無主，因答道：「卑人感夫人厚德，不敢齒牙明頌，以辱芳香。惟於夢魂焚祝，聊銘感佩。今幸親瞻仙范，正有一拜。」遂各就紅氈，對拜了四禮，侍妾吩咐樂人，隱隱奏樂。拜完樂止，二人東西就位對坐，侍妾一面獻茶，因是合巹喜筵，不分賓主，無人定席，一面擺上酒來對飲。

飲過三巡，鐵中玉因說道：「卑人陷阱餘生，蒙夫人垂救，此恩已久難忘，不敢復致殷勤。祇卑人浪跡浮沉，若非夫人良言，指示明白，今日尚不知流落何所。今雖叨一第，不足重輕，然夫人培植恩私，固時時躍入方寸中，不能去也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臨事，何人不獻芻蕘；問途，童子亦能指示。但患聽之者難，從之者不易耳。君子之能從，正君子之善所也，賤妾何與焉？若論恩私之隆重，君子施於賤妾者，猶說遊戲縣堂，無大利害。至於侯孝一案，事在法司，所關天子，豈遊戲之所哉？而君子竟談笑為之，雖義俠出於天生，而雄辯驚人，正言服眾，故能聳動君臣，得以救敗為功，而令家嚴由此生還，功莫大焉！妾雖殺身，不足報萬一，何況奉侍箕帚之末，敢過為推辭哉？所以人推辭者，因向日有養病之嫌，雖君子之心與賤妾之心無不白，而傳聞之人，則不白者多矣。況於今之際，妒者有人，恨者有人，讒者有人，安保無污辱？安保無謗毀？若遵父命，而祇貪今夕之歡，設有微言，則君子與妾，俱在微言中矣，其何以自表？莫若待浮言散盡，再結禰於青天白日之下，庶不以賤妾之不幸，為君子高風累也。不知君子以為然否？」

鐵中玉聽了，連聲俯首道：「卑人之慕夫人，雖大旱雲霓不足喻也。每再思一侍教，有如天上。況聞兩大人之命，豈不願寢食河洲苜蓿？而惶懼不敢者，祇恐匆匆草草，以我之快心，致夫人之遺恨也。然而兩大人下詢，實逡巡不知所對。今既然夫人之婉轉，實盡我心之委曲。共同此心，自無他議，事歸終吉，或為今日而言也。」水小姐道：「即今日之舉，亦屬勉強，但欲謝大夫侯、仇太監於無言也，不得不出此。」鐵中玉道：「卑人想大夫侯與仇太監，皆風中牛馬，毫不相又。而實然作此山鬼伎倆者，自是過氏父子為之播弄耳。今播弄不行，惡心豈能遂息，不知又將何為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妾聞凡事未成可破，將成可奪。今日君子與賤妾，此番舉動，可謂已成矣，破之不能，奪之不可，計惟有布散流言，橫加污蔑，使自相乖違耳。妾之不敢即薦枕衾者，欲使通國知白譬，至今尚瑩然如故，而青蠅自息矣。」鐵中玉道：「夫人妙論，既不失守身之正，又可謝讒口之奸，真可謂才德兼善者也。但思往日養病之事，出入則徑路無媒，居停則男女一室，當此之際，夫人與卑人之無欺無愧，惟有自知，此外則誰為明證？設使流言一起，縱知人者，以為莫須有，而執筆者何所據，而敢判其必無，致使良人之子，終屬兩懸，則將奈何？」

冰心小姐道：「此可無慮也，妾聞天之所生，未有不受天之所成者也。而人事於中阻撓者，正以砥礪其操守，而簡練其名節也。君子得之，小人喪之，每每於此分途焉。譬如君子，義氣如雲，肝腸似鐵，爵祿不移，威武不屈，設非天生，當不至此。賤妾雖閨娃不足齒，然稍知大義，略諳內儀，亦自負稟於天者。不過冥冥中若無作合，則日東月西，何緣相會？柄圓鑿方，人於參差。乃相逢陌路，君即慷慨垂憐，至於患難周旋，妾亦冒嫌不惜，此中天意，已隱隱可知。然此時養病，心雖出於公，而事涉於私，故願留而不敢留，欲親而不敢親。至於今日，父母有命，媒妁有言，事既公矣，而心之私猶未白，故已成而終不敢謂成，既合而猶不敢合者，蓋欲操守名節之無愧君子也。此雖係自揆，而實成天之所成。君與妾既成天之所成，而天若轉不相成，則天生君與妾，不既虛乎？斷不然也。但天心微妙，不易淺窺，君子但安俟之。天若鑒明，兩心自表白也。即使終不表白，到底如斯，君與妾夫婦為名，朋友為實，而朝花夕月，樂此終身，亦未必非於千秋佳話也。」

鐵中玉聽了，喜動眉宇，道：「夫人至論，茅塞頓開，使我鐵中玉自今以後，但修人事，以俟天命，不敢復生疑慮矣。」二人說話投機，先說過公子許多惡意，皆是引君入幕；後說過學士無限毒情，轉是激將成功。正是：

合巹如何不合歡，合而不合合而安。

有人識得其中妙，始覺聖人名教寬。

祇個鐵中玉與冰心小姐，直飲得醺然，方纔住手。侍妾送鐵中玉到東邊洞房中安歇；水小姐仍退歸西閣。此一合而不合，有分教：

藤蔓重纏，絲蘿再結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